

那文毅公奏議

那文毅公二任陝甘總督奏議卷二十四目錄

卷二十四

清查倉庫

茶政

朔方水利

分讞諸獄

那文毅公二任陝甘總督奏議卷二十四

男容安恭輯

清查倉庫

嘉慶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奏爲清查完竣酌擬彌補章程恭摺具

奏事竊照甘省各屬倉庫經前督臣松筠具奏清查欽

奉

上諭甘省倉庫早經有旨查辦今已閱多年尙未彌補足
數此時必須將虧缺實數先行徹底查清著照所請于
限八箇月責成藩司陳祁詳細查明再行核辦欽此嗣

臣到任復經

奏明將西寧道慶收留甘幫辦茲據該司道等查明通
省虧缺銀糧實數開造款冊分限十年酌擬彌補
章程詳請具

奏前來查口外之鎮西府迪化州等處俱經委員查明
具結並無虧缺外口內各廳州縣截至十五年年
底止尙有未歸庫項正襍銀共九十二萬五千七
百三十八兩零又未歸倉糧合算共虧銀二百一
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餘兩內除已經報部核銷
尙未撥給之軍需銀四十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四

兩擬請暫行作抵其虧缺倉庫仍先勒限彌補所
有暫抵緣由現今另片

奏明

聖鑒又提貯糧價及流抵攤銷各項銀六十二萬五千一
百六十六兩以上計共有抵銀一百四萬六百三
十餘兩外此外無抵者共銀一百七萬五千二百
五十餘兩內在甘人員共虧銀六十七萬九千三
百三兩離甘人員共虧銀三十九萬五千九百四
十八兩在甘者自應著落本員完繳離甘者照例
咨追倘咨追無著另由本省接續籌補臣竊思清

株
查倉庫既已仰荷

聖恩免其嚴辦尤以截止新虧費籌彌補爲要至甘省瘠苦情形倍於他省久在

聖明鑒照之中現據司道等酌擬分限十年亦屬實在情

株

誠通

附終無了期

形惟是辦理清查往往立限於前又復請展於後

徒事宕延終無實濟現與司道通盤籌畫按州縣

缺分之大小定彌補銀數之多寡分年歸還每年

約可補銀四萬兩其衝途小缺實屬無力者於總

督藩司及道府直隸州州縣等養廉內攤扣二成

每年約可補銀二萬兩以上二項每年共彌補銀

六萬兩若就在甘現任虧缺之六十餘萬兩而論
約至十年亦可全數歸款其銀責成藩司隨時提
解扣貯銀則歸庫糧則發買還倉定限每年必須
補銀六萬兩倘有絲毫不足除將本人分別撤回
嚴叅辦理外其不足之數卽惟藩司是問不准再
行展限似此責成旣專庶可嚴期限而免懸宕至
前項彌補銀兩在本省州縣先儘本身之虧缺或
本身無虧者另行代攤前任之無著其咨追外省
之項亦限十年計每年咨追完繳若干由各該省
奏明解甘彙總歸款逾限無完仍由各該省嚴叅辦理

如蒙

俞允本省以奉

旨之日爲始外省以准咨之日爲始分別彌補追繳倘追補無完及查出續有新虧者立予嚴叅究辦其交代一切流抵名目永遠概行禁止謹將酌擬彌補章程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再此案係通省清查自口外至省計程幾及五千里往返駁查有需時日兼之去歲歉收道府廳州縣大半查辦賑務以致少有遲延謹

奏

嘉慶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奏甘省倉庫虧缺因牽涉從前軍需在內查辦易於混淆現在自應將倉庫軍需劃清方有頭緒而得實虧之數現查各州縣於川楚寧陝西等各案軍需動用倉庫及自行墊辦已經報部核銷入於交代者計共銀四十一萬五千四百六十餘兩內駁查登答銀八萬二千八百餘兩查倉庫自係倉庫軍需自係軍需原不應率行墊動惟念軍需一時緊急動用尙屬有因况事隔多年人非一任且全案業已報部核銷此時若不准其作抵虧缺似無以

服人之心然軍需本款尙未奉部撥還若遽行開除虧缺則倉庫仍屬懸宕是以臣於清查正摺內

奏明將此項四十一萬五千四百六十餘兩作爲

暫准抵算俟奉撥有款之時另行給還其撥款未

到之先仍勒限上緊彌補至此內尙有駁查登答

之八萬二千八百餘兩倘奉部續行刪減其不敷

抵補虧空之數仍在各員名下分別催追如無着

者仍由本省接續彌補附片具奏謹

奏奉

硃批覽

謹將酌擬彌補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一現任在甘人員無論正署各照缺分之大小按年
彌補最多者補銀三千兩其次二千兩一千兩先
儘本身之虧空次補本缺之無着每年共應補銀
四萬兩至大缺州縣自可爲前任代補無着其衝
途小缺力難兼顧擬於總督藩司道員知府直隸
州州縣通省官員養廉內攤扣一成每年共可補
銀二萬兩以上每年總共彌補銀八萬兩均責成
藩司提解扣貯同咨追外省完解之項隨時記檔

年終由司詳明總督銀則歸庫糧則發買還倉倘現任不能彌補及續有新虧者分別撤回嚴叅治罪

一在甘離甘人員虧缺均勒限十年分別追繳銀數不及千兩者限半年一千兩以上者限一年二千兩以上者限二年四千兩以上者限三年六千兩以上者限四年一萬兩以上者限五年二萬兩以上者限七年三萬兩以上者限十年如逾限無完由本省外省分別叅奏治罪其離甘人員虧缺仍咨明各該省照限勒追解甘歸款如有無着者仍

由本省接續彌補

一現任在甘人員內如遇推陞及丁憂告病應行離
甘回籍之員仍查明該員分限應繳銀數並無短
少方准給咨其未完後限銀數仍咨明該員新任
及原籍着追倘有現在捐陞離甘者力本有餘應
將該員統限未繳之數責令照數全完始准給咨
或有叅革病故者其未完之數仍咨明原籍着追
一已經離甘人員內如本員現任他省及病痊起復
捐復同本員雖故而其子孫現有官職者固應照
例咨追至告病病故叅革休致各員虧缺若卽照

無着而論責令現任彌補無以折服其心亦應一律咨追完繳如有實係人亡產絕者准各該省取結咨明本省再由本省接續彌補

一州縣交代流抵如公館鋪墊各款從前既已議明分年攤銷應責令現任照限攤銷歸款流抵衣物如本員在甘者勒令變價歸款不敷之數亦令補交其已離甘者着落該管道府督飭現任變價不敢之數續入咨追又自行修理城垣倉廩衙署監獄流抵交代者准其照限攤銷又流抵長支役食應查明何任長支卽着何任賠繳已離甘者照數

咨追如有無着再歸現任彌補嗣後一切流抵攤銷名目永遠禁止

一州縣墊報民欠銀糧係因奏銷期限自顧考成起見查甘省河西徵糧最多之州縣歷年民間完納實止十分之六七其他州縣大抵全完甚少各屬自行墊報以民欠流抵交代後任勢難照數徵完徒成懸宕前項墊報應着落墊報之員自行賠補按數分限追完已離甘者歸入咨追如現任有續徵民欠仍應歸還原墊之員以免賠累並責令該管道府嚴加查核嗣後流抵墊報名目永遠禁止

卷之二十一

違者照例治罪

一道府直隸州於州縣最爲切近平日失察所屬虧空已有應得處分迨後置身事外尤難寬恕嗣後所屬如有新虧除着追本員查抄治罪外不數之數着落該管道員分賠四成知府直隸州分賠六成以嚴責成而示懲儆

一嗣後各州縣應存銀兩提貯道府庫遇有動項預先申移藩司稟明總督方准動用各州縣糧石遇有動放籽口等項責令道府監放就近盤查明白額存若干動放若干現存若干據實具報倘有虧

缺不行稟明同州縣一體治罪

嘉慶十六年五月初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那彥成奏具陳甘省彌補章程一摺據稱口外之鎮西府迪化州等處俱經查明並無虧短惟口內各廳州縣截至十五年年底止尙有未歸庫項正雜銀共九十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八兩零又未歸倉糧共一百一十九萬一百四十四石零以銀糧合算共虧銀二百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餘兩內除已經報部核銷尙未撥給之軍需銀四十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四兩擬請暫行作抵現於另片奏明又提貯糧價及流抵攤銷各款銀

六十二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兩以上計共有抵銀一百四萬六百三十餘兩外此外無抵者共銀一百七萬五千二百五十餘兩內在甘人員共虧銀六十七萬九千三百三兩離甘人員共虧銀三十九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兩均請勒限十年分別追繳等語甘省瘠苦情形倍於他省倉庫虧缺已非一日姑照該督所請准其分限十年揷數追完以清款項惟是清查之法總以截止新虧實籌彌補爲最要近來各督撫往往立限於前及屆期不能全完又復請展於後是名爲彌補實啟延宕之端且舊虧未補新虧續增年復一年終無了期成何

事體該省倉庫既以截至嘉慶十五年年底爲止卽著
按限嚴追提貯司庫勿任稍涉延緩至十五年以後倉
庫該督尤當嚴飭所屬認真稽察不准再有絲毫虧短
倘有前項情事立卽嚴叅究辦若該督未能查叅別經
發覺除將該州縣治罪外並將該督等嚴辦示懲該督
惟當實力奉行勿得視爲具文也

嘉慶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奏爲查明報銷未領及駁查登答不涉交代之軍需銀

兩預請刪除以重

帑項事竊照各省各屬倉庫虧缺經

臣遵

旨查明核實彌補現已分晰覆奏外查各州縣於川楚寧陝西寧各案軍需從前動用倉庫及自行墊辦各款查其交代有案業已報部核銷者計共銀四十萬五千四百六十餘兩內有駁查登答銀八萬二千八百二十餘兩現擬請留暫抵銀糧應俟有款撥給之日再行歸補所有辦理緣由業於清查正摺內附序奏陳

聖鑒至此外尙有未領銀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餘兩內已奉部准銷銀一十八萬四千四百二十餘兩駁查登答銀四萬五千五百七十餘兩此項銀兩

各州縣均係自行墊辦並未入於交代存其本身
名下亦無虧缺倉庫且其中經手人員陞遷事故
已離甘省者居多現在甘省者不過十之二三核
計報銷登答完竣尙在數年之後彼時銀雖領到
已無領銀之人未便含混支給相應先行奏明請
旨將此項銀二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餘兩無論在甘離
甘各員嗣後均無庸撥還給領以重

裕項而節糜費其先經奉駁登答同現在登答之款如
有奉部刪減者仍於現擬請刪銀內劃除作抵以
免追賠而昭公允再各案登答現在俱係尾零其

中員名款數均極紛曠一時尙難截數結總臣現

飭藩司一面趕造登答俟全案奉部核覆完結後再將現擬刪除銀兩查明實刪數目分晰造冊另

行咨部查核謹

奏奉

硃批戶部知道

嘉慶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奏爲交代倉糧請嚴禁折色之弊以重積貯事竊照州縣倉庫原應照額實貯遇有交代銀則歸銀糧則歸糧方可杜挪掩而免虧短查甘省各屬交代銀

糧不分每多淆混并有短缺倉糧以銀折交照依
部價每石交銀一兩之事在短缺之本任或因霉
變折耗或竟虧挪私糴迨至交代以銀抵糧冀可
多得便宜而後任因交盤限迫亦遂徇情接收且
視爲交代成例前任如斯無虞後任之勒揩不接
輾轉相沿終無買補還倉之實現在清查辦竣核
計通省應貯糧價共銀四十餘萬兩甚有將糧價
虧缺無存者倉既空而庫亦隨之此皆折色交代
之流弊也查甘省採買定價大路州縣每石不得
過二兩僻路州縣每石不得過一兩七錢惟因地

土瘠薄常苦歉收一遇市價增昂州縣採買每石竟有貴至四五六兩之時較之例價實多不敷此係實在情形臣上年亦經奏明

聖鑒今以交代一兩之部價欲令後任照數買補勢所不能若任其仍前折交無所底止必至通省倉儲盡成懸宕邊疆重地儲備攸關不可不嚴絕弊端以爲經久之計所有清查案內有着之糧價四十餘萬兩臣現與藩司陳祁悉心籌畫俟年豐糧賤先發現在州縣陸續買補還倉不敷價值另容設法辦理外其自嘉慶十六年以後州縣交代倉糧均

責成該管道府嚴加稽察總以本色移交不准再以銀兩折抵倘仍私行抵混除本人按虧空倉糧例嚴叅外該管道府亦一體治罪其河西州縣倉糧無論上色下色亦各照本色交代不准再以上下色通融抵算違者一併嚴叅辦理似此核實交代庶倉貯漸可充盈虧挪無可滋弊至現在實貯倉糧仍飭各州縣加謹收貯倘有私耗盜賣情弊卽照上年叅劾署中衛縣賈炳沙泥州判孫翰章之例嚴行懲辦臣爲清查事竣慎重倉儲起見謹

奏奉

硃批依議辦理

嘉慶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奏爲應還軍需墊款請於春秋二撥項下陸續留抵以免另撥

各項以清原墊款銀事竊查各省各案軍需報銷完竣所有收支總冊經前督臣勒保任內

題銷奉准部覆在案茲據布政使陳祁詳稱查得各案軍需歷年借動司庫兵餉雜款共銀一百八十一萬八千二百四兩零除作正開銷銀二十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五兩零已咨部就款開除外尙應請

撥歸款銀一百七十萬五千三百六十九兩零又
川楚及西寧番案內各營縣借動倉庫銀糧公項
及自行墊辦銀七十九萬九千三百九兩零內除
在甘離甘各員自墊未領銀二十二萬九千九百
九十九兩零因查與倉庫交代無涉業經

奏明刪除無庸給發外尙應請撥歸款銀五十六萬九
千三百一十兩零以上二項共應撥還銀二百二
十七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內奉部駁查各案俱
已陸續登答將次完結惟報銷雖竣而輾轉借動
之項迄未歸款查各營兵餉公費及州縣地丁雜

款均須隨時支解至司庫應支應發各款尤關緊要歷年以來總因墊用軍需未經歸補每遇支發要款不得不另款墊用支絀異常不惟款目混淆亦且庫項懸宕况前項借動各款屢奉部咨飭令請撥還項自應遵照請撥惟爲數較多未便一時

全數請

帑查甘省春秋二撥應報銀兩自二三萬至十餘萬不等計每年撥充兵餉尙不敷口內口外餉銀十分之一今酌請將撥冊銀兩留作劃還軍需借動之項俟款項稍清仍將報明停止詳請具

奏前來

臣

覆查從前營縣及司庫借墊軍需均係應行

撥還之項未便日久懸宕以致倉庫空虛殊爲可

慮且司庫支放竭蹶動形掣肘今旣屢准部咨行

令請撥還項自應遵照辦理惟爲數較多若請於

別省動撥一時亦礙難照辦今據藩司酌擬請將

春秋二撥銀兩留存本省陸續劃抵核計每年所

劃不過自二三萬以至十餘萬兩不等雖未能即

時清款而逐漸可以劃還旣免本省請

帑之煩又節外省解運之費於營縣及司庫墊款可冀

清釐而歸實貯遇有緊要動項緩急亦可有備仍

俟劃抵清楚亦卽報明停止所議似屬可行並咨
明戶部謹

奏奉

硃批戶部議奏

嘉慶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奏爲懇請買補常平倉糧以資儲備恭摺奏

聞事稿臣夏問

陞見曾將甘省常平倉糧缺額過多亟應買補緣由面奏

情形蒙

聖恩允准令補摺具奏茲臣回任督同藩司陳祁查得甘

省原額通共應貯糧五百九十五萬餘石近年以
來因估撥兵糧及從前軍需各項動用致缺額四
百八十餘萬石之多內河西之甘州涼州寧夏西
寧四府肅安二州計缺額一百九十餘萬石河東
之蘭州鞏昌平涼慶陽四府秦階涇三州計缺額
三百餘萬石邊疆重地儲備攸關不可不亟籌買
補現據藩司陳祁詳稱本年通省秋成尙屬豐稔
糧價日平擬請動撥銀一百萬兩酌量買補請

奏前來

臣

覆查前項倉糧缺額過多不惟無以備緩急

且一遇地方歉收採買甚爲掣肘卽如上年偶值

偏災仰蒙

聖恩發帑賑恤而倉貯乏糧多以折色散放市糧價昂民
間買食未免仍形拮据卽其明証且查河西各屬
現在存糧尙有八十餘萬石至河東則僅有存糧
一十餘萬石額徵較少不敷供支兵糧若以河西
之糧運補河東道里遼遠腳價浮於買價礙難動
撥是河西尙可緩辦而河東接界川陝之處尤爲
緊要惟一時請

裕一百萬誠恐動撥較多本年秋成雖已轉歉爲豐但
有據報七八九分者亦有不過五六七分者同時

採買亦恐糧少價昂有妨民食臣復與藩司再三

斟酌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在鄰近省分於本年

賞撥銀五十萬兩次年再撥銀五十萬兩分作兩次陸續
撥發甘省採買照例每石大路不得過二兩僻路
不得過一兩七錢計可買糧五十餘萬石擇其糧
少而至要之地先行買貯撥補常平缺額尋常年
分不准動用偶遇查辦賑卹及實在糧貴之年查
明方准動撥仍卽照數買補還倉毋許短缺滋弊
如蒙

俞允於地方要務方能有備再十七年估支不敷兵糧另
容查明照舊請買謹

奏

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奉

上諭那彥成奏請撥銀買補常平倉糧一摺甘省因估撥
兵糧及從前軍需各項動用常平倉糧缺額甚多未經
補足本年該省秋成豐稔自應及時買補著戶部在於
鄰近省分先撥銀五十萬兩解赴甘省交該督酌撥各
州縣按照例價買補倉糧該督仍當嚴密查察務令倉
歸實貯並嚴禁吏役人等不得苛派商民致滋擾累

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爲甘省清查已逾一年查明彌補銀數有盈無紓恭
繕具摺奏

聞事竊照甘省各屬倉庫虧缺銀糧前經臣具陳截至十

五年年底止除已經報部核銷之軍需四十一萬

餘兩及提貯糧價各款有抵銀六十二萬餘兩外

此外無抵者共銀一百七萬五千餘兩內在甘人

員共虧銀六十一萬九千餘兩離甘人員共虧銀

三十九萬五千餘兩均請勒限十年彌補本省以

奉

旨之日爲始外省以准各之日爲始分別彌補追繳奏蒙
聖鑒准限十年掃數追完以清款項欽此欽遵在案又酌
擬彌補章程內開現在甘人員無論正署各按
缺分大小按年彌補先儘本身之虧空次儘本缺
之無着其衝途小缺力難兼顧擬於通省養廉內
攤扣二成彌補以上每年總共彌補銀六萬兩計
期至十年本省虧缺之六十萬兩可以全行清完
等因亦在案茲據署藩司德克精阿詳稱自嘉慶
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奉

旨之日起至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止已屆一年限滿茲截

至十二月初九日止統計一年零六箇餘月查明

在甘現任候補各員分限應繳本身虧缺銀兩及軍需割抵並按缺彌補及攤扣二成養廉等項通

共彌補銀二十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兩二錢三分

一釐六毫業經提解司庫

臣覆查無異理合具陳

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

嘉慶十八年二月十六日

奏查新任藩司何銑約計二月底三月初方能到任現

在正值年例奏銷經

臣督率署藩司平慶涇道德

克精阿逐件辦理惟是藩司爲錢糧總匯頭緒繁

多新任藩司到任一兩月內恐不能遽然明白清

楚且現在採買常平倉糧撥運省城存貯糧石均

係該署藩司一手經理之事

臣擬令該道於交印

後照例接本任平慶道印仍留省城將藩司事務

逐件協理統俟奏銷採買完竣撥運糧石辦有頭

緒後再令回固原本署至前奉

廷寄令清查各省彌補銀兩齊全之後奏請

欽派大臣查驗查甘省上年彌補銀二十萬八千餘兩均

係署藩司德克精阿辦理亦經

臣

親自查驗具奏

在案所有銀兩現均存貯藩庫

臣

擬令新任藩司

何銑到任交代時親加秤驗於奏報到任摺內將

此項另作一款專片附奏要款既清清楚以後均

能照此辦理不必俟十年期限便可彌補全完亦

奏

嘉慶十八年四月初二日

奏爲遵

旨恭謹具摺覆

奏事嘉慶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摺弁旋甘接奉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據那彥成奏稱甘肅上年彌補銀二十萬八千餘兩均係署藩司德克精阿辦理經該督查驗存庫擬令新任藩司親加秤驗將此項另作一款專片附奏以後均照此辦理不必俟十年限期便可彌補全完伏乞訓示等語所奏殊不明晰無可訓示甘省應行彌補銀兩共係若干原定期限是何年限其所稱上年彌補銀二十萬八千餘兩統前計算已完若干未完若干照上年章程辦理不須十年究竟幾年即可彌補全完著該督再

逐一查明分晰聲敘據實具奏俟奏到時再行諭示其所奏令德克精阿接本任道篆暫留省城幫辦藩司奏銷採買撥運事竣再回固原道署之處著照所請行欽

此臣伏查甘省各屬倉庫虧缺銀糧前於十六年

夏間清查案內經臣具陳統計無抵銀一百七萬

五千餘兩除離甘人員虧銀三十九萬五千餘兩

分別在於別省勒追外在甘人員共虧銀六十七

萬九千餘兩每年酌擬彌補銀六萬自十六年五

月起限計期十年可以全行清完具奏旋奉

俞旨責成臣上緊辦理准限十年掃數全完欽此欽遵在

案臣於上年年底曾將甘肅本省彌補自嘉慶十六年五月奉

旨之日起截至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止統計年半共追
完銀二十萬八千餘兩核明依限彌補有盈無絀
據實具奏亦在案查甘肅本省應追六十七萬餘
兩當時奏請十年彌補全完每年約計可得六萬
餘兩實以甘肅爲瘠苦之區全仗年歲年歲若好
方能彌補故不得不寬爲期限又藩司爲錢糧總
匯一切查扣追提均須賬目款項清楚又能潔已
奉公不避嫌怨方可迅速彌補新任藩司何銑初

茲甘肅其彌補事務若能照上年辦理不必俟十年限期即可掃數全完此次具奏令新任藩司親查特奏銀數旣歸實落且令該員知已奏明

聖鑒則責成愈專上緊遵辦庶款項得早清全臣實爲迅

速彌補虧缺起見是以專片附奏茲奉

垂詢合將清查年限及上年彌補數目遵

旨分晰聲敘繕具覆奏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

嘉慶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籌撥附近倉糧運貯省城以資儲備事竊照蘭州爲西疆重地其兵備倉儲均宜隨時預籌臣於十

六年秋間曾將甘省常平倉糧缺額過多亟應買

補緣由奏蒙

恩允撥銀五十萬兩酌發各州縣按照例價買補倉糧在案現據各屬陸續報到將次採買完竣除俟查明另行具奏外惟省城商賈雲集五方雜處食口既多生計極繁舉闢歲有額征尙不敷供支督標各營糧料每歲猶需採買估撥以應兵糈而省城以內又無蓋藏富戶以目今而論城中竟無十日儲

備之糧是方今政務實無要於此者

臣自到任以

來卽切切以此爲至計現在糧價較他處爲昂若

照市價採買縣官賠累勢有不能實發官價又恐

苦累閭里而又不能坐視省城空虛不爲之盡心

籌辦

臣

與署藩司德克精阿署臬司嚴烺再四熟

商惟有從附近省城州縣查其倉貯充裕者通融

撥運或十萬石或五萬石由鎮番武威等處酌量

多寡分別動撥轉運則交署藩司德克精阿一手

辦理收貯則交署臬司嚴烺加謹永遠封貯不許

擅自通融挪動以備不時急需設遇旱澇歉收應

須隨時接濟之事亦必由總督奏明方准動用查
從前撥運過鎮番糧石其例價運腳每石准開銷
銀九錢八分八釐實不敷銀七錢有零武威糧石
例價准銷七錢有餘亦不敷七錢有零

國家經費有常斷不敢率請例外加增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省城儲備緊要准其開銷例價所有不敷之七
錢有餘運腳仍請暫借司庫閒款墊發卽在通省
養廉內攤捐於三年內彌補全完臣爲省會重地
倉貯充實有備無患起見謹

奏奉

硃批照所請行該部知道

茶政

嘉慶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奏爲庫貯茶封陳積酌請全徵折色恭摺奏

聞事據藩司陳祁署蘭州道龍萬育詳稱甘省每年額設
茶引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六道每引例徵官茶十
封從前定以二成本色八成折色徵收乾隆二十
七年經前督臣楊應琚以陳茶壅積

奏明全徵折色嗣於乾隆三十四三十六四十二等年
或以一成本色八成折色徵收或以一成本色九
成折色配交均經

奏准遵行在案查商交官茶原爲新疆搭放兵餉及賞
給土爾扈特等處番衆而設茲查庫貯茶封除撥
運外現存一十五萬二千七百餘封足敷撥運新
疆數年之用若不預爲籌議則每年徵收一成本
色陳陳相因難免壅滯霉變今據總商稟請仿照
乾隆二十七年之例暫且停徵本色每引全以三
兩折色交納等因臣查甘省額徵官茶向來或全
徵折色或以本折配交俱視庫貯之多寡爲准隨
時變通原無定制茲庫貯茶封現在遞年陳積自
應仿照前辦之例停徵本色俾無霉變之虞查十

七年茶引例於十九年徵課應請自十七年爲始
暫停交納本色每引全以折色三兩徵收其現貯
茶封每年按口所需多寡遞年撥運俟撥運將完
如新疆需用茶多仍須本折配交再行酌核

奏明辦理庶庫貯茶封不致陳積而新疆撥運亦可有
備無缺謹

奏奉

硃批該部議奏

朔方水利

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爲寧夏渠工急需修理循例懇請借項興修恭摺奏聞事竊照寧夏全郡民田惟賴各渠導引黃流分支灌溉查該府屬之寧夏寧朔平羅三縣向設

大清及漢延唐來惠農昌潤五渠又靈州中衛縣地方亦有秦渠七星等渠每年春濬原係民捐民修官爲督辦乾隆四十二年因各渠冲刷較重民力不能自辦曾經借勳司庫銀八萬五千兩興修一次又於五十一年借勳銀三萬六千二百餘兩續修一

卷二十一
次均經奏蒙

恩准所借銀兩在於各戶民名下分作八年徵收均已歸款報部在案歷今二十餘年黃水冲刷日甚堤岸大半潰裂淤墊日深民田難資灌溉以致連年收成歉薄民力實形拮据茲據寧夏道蘇成額轉據各渠民紛紛具呈以民力不能修辦懇請照例借項趕修分年征還由該道勘明具詳臣隨與署藩司積朗阿悉心籌議該處渠水實爲全郡民田根本且上居借項修理之後又歷二十餘年若不亟籌修理則冲刷淤墊日甚一日於民田水利殊有

關係但需費繁多民力斷難自辦自應照例官爲
借給於來春趕緊興修惟是司庫現在經費不足
若照乾隆四十二年借領八萬五千兩之數未免
過多如照五十一年借領三萬六千二百餘兩之
數又不敷用茲酌擬於司庫籌款銀六萬兩撙節
辦理仍分作六年徵還歸款以紓民力庶幾渠工
可資鞏固農民咸沐

恩慈實與民田水利均有裨益現據署藩司詳請具

奏前來臣仍遵委大員前往覆勘核辦謹

奏奉

株批依議辦理

分讞諸獄

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秋審人犯經原問官訪聞案情未確預先檢舉一案又秋審過堂翻異原招一案前後兩起均應於題本內扣除另須審擬緣由恭摺

奏

聞事竊臣於進關途次接見候補知州普寶稟稱前署岷州知州任內承審岷州人犯呂貴箇一名原辦供招係查知張五狗與伊妻章氏通姦砍傷張五狗身死照例擬絞監候已奉准部覆應入本年秋審

茲卑職訪聞張五狗雖與章氏有姦而受傷致命
係由曹遂成子商同該犯呂貴箇共砍身死後經
曹遂成子賄囑呂貴箇一人承認查此案所關罪
名出入甚大今既訪得實情不敢不據實預先檢
舉並據前署臬司慶校具稟情節相同請提集原
案人証另行審訊各等情臣恐訪聞未確反增拖
累隨委蘭州道嚴烺前往岷州就近查訊嗣據該
道訊明曹遂成子張五狗均與呂貴箇之妻通姦
呂貴箇惟查知張五狗與伊妻有姦約同曹遂成
子往毆洩忿未遇中止曹遂成子旋因向張五狗

索欠被毆商同呂貴箇同往幫毆致將張五狗共
砍殞命曹遂成子畏懼央王興隆說給呂貴箇大
錢十五千令其一人認罪呂貴箇隨卽應允捏供
查知姦情砍傷身死等情具稟前來臣細核案情
或係呂貴箇縱容通姦或係曹遂成子妬姦起衅
均屬此案緊要關鍵自應提集人証訊取姦婦章
氏確供質明定擬以成信讞但章氏現在患病未
能卽時到案飭令臬司積朗阿一俟該犯病痊卽
行提省臣督同司道虛心研鞠核擬具

奏

又一起係甘省本年秋審過堂時有玉門縣絞犯
朱殿舉一名原招內開該犯因向祁芝峯索欠爭
晉被其跪壓情急用刀截傷祁芝峯殞命定擬緩
決在案今據該犯朱殿舉供稱伊並未將祁芝峯
截斃係祁芝峯自種傷痕身死被祁華峯誣告逼
認等語核與原招大相懸殊查該犯屢經勘訊供
認明白何得遽行圖翻再四嚴詰仍執翻不移雖
係一面之詞難以憑信然案關出入死罪是否原
審未確抑係該犯恃無質証狡戾妄翻自當徹底
根究現亦飭令臬司積朗阿將案內人証速提來

省臣卽督同司道各員上緊嚴審定擬另行奏

聞仍可趕入本年秋審不致有悞除將此二案於

題本內分別扣除外謹將原審官檢舉一案並秋審翻異原招一案各情節先行恭摺具

奏再查定例秋審

題本於四月十五日以前具題今因兩案人犯既須另

審兼因岷州呂貴箇一犯往返傳質提審致逾

題本限期謹

奏

嘉慶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那彥成奏秋審人犯內有原問官訪聞案情未確預先檢舉及過堂翻異原招兩案請於題本內扣除另行審擬一摺據稱岷州絞犯呂貴箇因查知張五狗與伊妻章氏通姦砍傷張五狗身死照例擬絞監候旋經原問官前署岷州知州普寶訪聞張五狗雖與章氏有姦而受傷致命係由曹遂成子商同呂貴箇共砍身死賄囑呂貴箇一人承認又玉門縣絞犯朱殿舉因向祁芝峯索欠爭詈戳傷祁芝峯殞命定擬緩決該犯於過堂時翻供係祁芝峯自種傷痕身死被祁華峯誣告逼認各等語此二案關係罪名出入該督自應虛心研鞠務

得確情另行核辦現在秋審屆期除此二案暫行扣除
另辦外其餘各案著速行具題勿再遲緩該督將此二
案審明後卽行定擬奏聞仍趕入本年秋審毋致遲誤

嘉慶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秋審人犯經原問官訪聞確情檢舉審明定擬事
竊查岷州人犯呂貴箇聽從曹遂成子共砍張五
狗身死該犯受賄一人承認一案經臣將原問官
預先檢舉緣由恭摺具

奏奉

旨審明後卽行定擬奏聞欽遵在案茲據委員蘭州府知

府楊祖淳率同狄道州知州趙宜暄審擬由藩臬
兩司及蘭州道會勘詳解前來臣仍督同該司道
等遂加研審緣呂貴箇籍隸岷州本姓張係呂三
和自幼抱養義子卽從其姓娶妻章氏呂三和向
在洮州打鐵營生呂貴箇時常入山砍柴燒炭爲
業與同莊曹遂成子及鄰莊已死張五狗常相往
來均與呂貴箇之妻章氏見面不避嘉慶十二年
八月內張五狗先與章氏調戲成姦並未資給錢
物十三年正月曹遂成子送給章氏大布二尺亦
與章氏調戲成姦呂三和呂貴箇俱不知情是年

二月間曹遂成子復赴章氏家內欲圖續舊過張五狗踵至曹遂成子因索知伊與章氏先已有姦卽向索討舊欠錢文藉詞吵嚷張五狗生氣撲毆曹遂成子畏其力大未敢爭鬪隨卽奔回二月底本夫呂貴箇自山回家風聞伊妻章氏與張五狗有姦究出實情將章氏毆打禁止往來並向義父呂三和告知均因醜事隱忍該犯曹遂成子慮恐撞遇張五狗爭鬪亦久未赴氏家至四月內曹遂成子路經章氏門首章氏卽將伊與張五狗姦情被伊夫聞知毆打禁絕情由向告令曹遂成子速

去以免惹事曹遂成子當卽回歸憶及張五狗爲人強橫且因其姦情敗露致章氏將伊拒絕心懷忿恨卽欲將張五狗致死嗣於六月十五日張五狗欲圖續舊復至章氏門首見門關閉隨拾石擲打房上章氏聽聞出視張五狗詢其翁夫在家與否章氏告以姦情業已敗露囑勿再來張五狗仍復纏擾章氏喊罵經鄰人王新房成將張五狗勸回是晚呂貴簡自山砍柴回家章氏訴述前情呂貴簡氣忿莫遏隨卽找見曹遂成子將張五狗同伊妻章氏有姦及拒絕後復來纏擾緣由告知約

其幫毆洩忿曹遂成子當卽應允同往找尋張五
狗未遇各歸曹遂成子回至自己門首撞遇張五
狗復向索討前欠反被晝毆經李三官喜勸散曹
遂成子益加氣忿十六日早曹遂成子見張五狗
在張家河沿撈木起意找同呂貴箇幫毆將張五
狗致死洩忿當卽回至街前找見呂貴箇告知昨
夜向張五狗索欠反被晝毆忿恨難忍商同將其
毆死彼此出氣呂貴箇畏懼人命到官受罪曹遂
成子又告以張五狗現在河沿撈木致斃後將屍
丟入河內滅跡可保無事呂貴箇允從回家擎取

柴刀曹遂成子攜帶木棍一同前往順河追及呂貴箇從後將張五狗背負木頭扯落地上張五狗轉身喊罵曹遂成子左手揪住張五狗髮辮右手舉棍欲毆張五狗卽用左手將棍拉住右手在頭招護呂貴箇乘勢用刀背毆打張五狗右手腕曹遂成子撩棄木棍雙手將張五狗髮辮揪緊往下撤按呂貴箇又在張五狗腦後連砍兩下張五狗力掙頭仰曹遂成子放開右手奪過呂貴箇柴刀連砍張五狗偏左左額角兩下張五狗倒地擦傷右額角立時殞命正欲棄屍河內適見有人來至

林邊地內看麥隨各走避林內未敢移屍曹遂成
子欲圖卸罪卽以事若敗露呂貴箇係屬本夫因
姦殺死罪當輕減商懇呂貴箇一人承認出首殺
姦呂貴箇未允邀令同逃是夜住宿空窑將兇刀
埋在窑內次早同逃路經僻處撞遇王興漋見二
人形色慌張當向查問曹遂成子因係親誼至好
隨將商同砍死張五狗實情並求呂貴箇以本夫
殺姦一人頂認因其不允始行同逃恐逃往前途
被獲罪均不免等語告知復懇王興漋代爲說合
呂貴箇令其多幫錢文曹遂成子許給制錢十五

千文呂貴箇應允頂認該犯遂自行投約認報經
前署州曹寶驗訊呂貴箇挺身供認聞姦起衅砍
傷身死各情該署州隨將呂貴箇照捉姦已離姦
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例擬絞監候由府司
勘轉審

題已准部覆在案迨後曹遂成子恐事洩漏隨將所許
錢文如數付交呂貴箇收受卽出外覓食再未前
至章氏家內續姦嗣據前署州曹寶訪聞實情具
稟檢舉並經署臬司慶收稟報相同經臣飭委蘭
州道嚴烺馳往查訊行提犯証到省檄委蘭州府

等先行確審茲據訊擬由司道解勘前來督同研
審各供前情不諱再三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
查例載捉姦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
者照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
候若雖係捕獲姦夫或因他故致斃者仍以謀故
論又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
監候又例載奸徒得受正凶賄賂挺身到官冒認
致脫本犯罪名者若正犯放而還獲頂凶之犯照
本罪減一等問擬其行賄之本犯原犯應入情實
者擬爲立決代爲說合過錢者減一等又受賄頂

凶之案已經招解如係同案之犯代認重傷致脫本犯罪名者減正犯罪一等定擬又軍民相姦者姦婦枷號一箇月杖一百各等語此案曹遂成子因妬姦蓄謀殺害隨挾索欠被毆之嫌商同呂貴箇將張五狗致死復起意賄囑頂凶幾至倅逃法網實屬凶狡不法曹遂成子一犯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審應入情實係行賄本犯照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呂貴箇始則聞姦隱忍已無義忿之激迨後尋毆未遇忿氣亦已平息惟因曹遂成子挾嫌謀殺商允同行既非該犯

專意殺姦且復受賄捏情頂罪核與他故致斃姦夫者無異自應仍以謀殺論呂貴箇一犯除受賄頂內例止杖流輕罪不議外應照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綾監候律擬綾監候秋後處決惟查死者究係姦淫伊妻罪人情尚可原應請入於緩決以示區別王興漋訊未教誘亦未過錢惟已代爲說合應照例於曹遂成子斬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呂章氏因伊夫呂貴箇當官供認自行砍傷張五狗身死並不知曹遂成子商同謀殺廝囑頂凶情事無從供証至應科犯姦

柳杖罪名係在嘉慶十四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業已接到部覆准予寬免應毋庸議鄉約王明貴雖據呂貴箇投首報官亦不知曹遂成子謀殺賄囑頂凶情事惟失於查察究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革役呂貴箇收受賄錢照追入官張五狗借欠錢文業經身死呂章氏所得大布二尺訊已無存均免追徵無干省釋所有此案先未審出實情嗣經自行訪聞據實檢舉職名係前署岷州候補知州普寶相應隨案附叅全案供招容部謹

奏奉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刑部速議具奏

嘉慶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秋審人犯翻異原招審明定擬事竊查玉門縣人犯朱殿舉弑傷祁芝峯身死秋審過堂翻供一案前經將該犯朱殿舉於秋審本內扣除另審緣由具奏奉

古審明後卽行定擬奏聞欽遵在案茲據委員蘭州府知府楊祖淳審擬由藩臬兩司及蘭州道會勘詳解前來仍督同司道等逐加研審緣朱殿舉籍隸玉

門縣與武生祁芝峯素好無嫌嘉慶十二年五月
內祁芝峯借欠朱殿舉銀十二兩屢討未償十三
年八月初六日朱殿舉路經祁芝峯門首撞遇祁
芝峯向索前欠祁芝峯以其清晨索欠不近情理
出言呵罵朱殿舉回詈祁芝峯向前撲倒朱殿舉
畏其力大跑避出城祁芝峯趕至城外龍王廟前
彼此揪扭祁芝峯左手揪住朱殿舉胸衣仰面推
倒跪壓身上舉拳殴打朱殿舉負痛情急順拔身
佩小刀向上嚇扎適傷祁芝峯肚腹微右倒地朱
殿舉畏懼奔回祁芝峯隨後掙起緩行至城內向

堆房兵丁郎珍投稱伊被朱殿舉清晨到門索欠
扎傷肚腹適伊弟祁華峯找至祁芝峯已癱倒在
地問不言語隨央同堆兵郎珍抬回救治因效移
時殞命投約報縣驗訊堆兵郎珍卽照祁芝峯投
稱朱殿舉到門索欠被扎之語供証祁華峯因聞
伊兄曾在門首吵嚷不知復至城外毆扎情形亦
供稱門首被扎該犯朱殿舉恐供情不符致干刑
訊卽隨同供認並未將城外扎傷情由說出經縣
填圖錄供通詳覆訊無異將朱殿舉招解赴州伊
兄把總朱殿魁出城送別適值護解兵役在店打

尖朱殿魁將實係在城外毆扎無人看見等情私向朱殿魁告知朱殿魁當以既無見証何不供說祁芝峯死係自戕可脫重罪等語潛向計議旋經兵役催車前進迨後由州招解到司該犯卽翻異原招供稱祁芝峯係自戕斃命經臬司委員提集犯証質訊仍與原審無異照擬勘轉由司詳解秋審具

題因該犯係口外重犯照例留禁省監十四年十一月內朱殿魁赴省領餉順便入監探視朱殿魁告以因無自戕証據不能翻案緣由朱殿魁當以兵丁

陳萬孝平素相好可以暗囑誣証俟回家籌辦等語向朱殿舉商及旋經禁卒隕防而出朱殿魁回歸復經伊母日夜啼哭令其設法將朱殿舉解救朱殿魁無奈卽喚陳萬孝至家許以資助囑令誣証陳萬孝懼罪未允詎朱殿舉私揣陳萬孝誣証之言諒已商妥遂於本年秋審時捏供祁芝峯係自種傷痕身死被祁華峯誣告逼認等情翻異當經臣等嚴細審訊該犯卽指伊兄朱殿魁及營兵陳萬孝爲証當卽檄提各人証來省逐加質訊陳萬孝將朱殿魁囑令捏情誣証未允原委一一供

吐不諱該犯及朱殿魁俱俯首認罪不能再置一辭并將從前止認在門首扎死及質係龍王廟前扎死各情供出仍堅供并無同謀共毆情事加以刑嚇矢口不移查該犯朱殿魁誤恃誣証故於秋審翻供希圖脫罪自應加重問擬惟原犯係索欠被壓李殿情急嚇截一傷至其秋審翻供係誤聽伊兄朱殿魁指使非自行蓄意狡脫應請仍照原擬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仍入本年秋審緩決朱殿魁身爲營弁不知奉公守法雖因救弟慰母情尚可原

而起意串囑誣証欲令翻異事雖未成惟朱殿舉
秋審翻供實因其入監探視商及囑人誣証以致
又復拖累多人朱殿魁應請比照獄囚已招伏罪
本無冤枉而囚之親屬妄訴者罪止杖一百律擬
杖一百係私罪照律革職離任營兵陳萬孝既未
受賄聽囑誣証應與不知祁芝峯在城外被截之
屍弟祁華峯堆兵郎珍均免置議玉門縣從前簽
差解審之兵役以及上年派在省監禁卒人等並
未嚴加防範以致朱殿魁先後與囚商謀致令翻
供均屬不合飭令營縣查明分別按律責革示懲

所有未經審出朱殿舉在於城外戳傷祁芝峯實情各官亦合附參容俟查取職名另咨核議全案供招容部謹

奏奉

硃批刑部議奏

嘉慶十七年正月初三日

奏爲審擬挾嫌故殺之凶犯因該犯係屬瘡痏謹改題爲

奏以昭慎重事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據泰安縣知縣繆景勤通報客民宋雙八兒勒死胡道士卽

胡小七一案查宋雙八兒係屬啞吧臣以該犯在縣供認恐有不實情事當卽提解至省委前署蘭

州府知府貴德同知嵇承裕現任蘭州府知府楊

祖淳等審明定擬由署臬司嚴烺勘轉前來臣因

啞吧供詞僅能指畫作勢案關故殺其中或有屈

抑抑別有同謀加功之人不可不詳細推求以重

人命當經督同臬司首府節次親訊緣宋雙八兒

籍隸靜寧州自幼瘡啞與堂兄宋全均係傭工度

日已死秦安縣民胡道士卽胡小七與宋全等平

素熟識胡道士因有跛疾在縣屬普照寺出家充

當住持嘉慶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宋全偕宋雙八
兒路經泰安曾在胡道士寺中借宿一次二十日
宋雙八兒獨向借住以便尋工胡道士不允經寺
鄰黃思誠等勸其留住逐日就近傭工晚間回寺
與胡道士同炕住宿胡道士心生憎厭時加斥罵
嗣該犯借給胡道士制錢一百五十文累索無還
胡道士反行嗔罵又經黃思誠等解勸而散三月
初四日二更時該犯從鄰莊工竣回寺敲門胡道
士開門斥罵并用拄杖截傷其右眼倒地又毆其
右腿一下該犯含忿跟隨進寺胡道士上炕欲睡

該犯亦上炕臥胡道士攏往佛殿歇宿將該犯推跌炕下該犯氣忿隨起立炕前手毆胡道士左肩甲一下胡道士順取腰繫線帶套勒該犯頸項該犯奪帶回套胡道士頸項拉跌下炕仰卧在地該犯隨壓騎身上一時忿恨卽將帶頭挽勒胡道士大聲喊救手足掙動該犯復拳毆胡道士唇脣將帶緊勒因其不死又用帶頭連繞三匝隨繞隨勒胡道士立時殞命該犯開門欲逃見廊下晾放衫褲二件隨手擋取因寺外鄰人聞聲圍住寺門敲門甚急當卽越牆奔逸時鄰人黃思誠馬楊氏

蘭驥兒等赴寺趨救該犯絆跌倒地卽時捕獲投
約報驗提省審訊不諱詰非圖財謀害亦無同謀
加功之人再三研鞠該犯比學形像厯厯如繪口
音尙有一二字可辨雖啞者多聾其耳亦不至一
字無聞且當鄰人趨救時目擊越牆奔出者實止
該犯一人並無同夥又當時驗明所取衣褲委係
胡道士生前之物情節均屬確鑿其爲該犯一人
致死已無疑義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殺
人後見有衣物乘便取去者將所得之財倍追給
主仍各依本律科斷各等語此案宋雙八兒借住

胡道士寺內因屢被僧厭毆晉胡道士取帶向勒
該犯奪帶將胡道士勒斃實屬逞忿故殺宋雙八
兒一犯合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
決照例先行刺字所取衣褲於犯屬宋全名下照
估追銀同原贓並發戶親具領黃思誠等趨救不
及應請免議謹

奏奉

硃批刑部議奏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審明因姦毆斃胞叔情有可矜恭請

聖明指示事據定州知州王瑞萼詳報民人李月娃因胞叔李補強姦伊妻葉氏未成用斧背毆傷李補身死一案當卽行司提犯至省飭委署蘭州府知府黃方撫舞通判延桂署皇蘭縣知縣李醇和嚴究審訊由署臬司蘇成額定擬解勘前來臣親提覆鞠緣李月娃與胞叔李補同居度日李補平日凶橫人皆畏懼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及本年二月間李補屢次調姦伊族婦陳氏陳氏氣忿不過曾赴李補家跳崖拚命族衆皆知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李月娃出外傭工遺妻葉氏在家獨處葉氏造飯

適李補歸家赴厨喫菸手拉葉氏胎膊調姦葉氏
掉脫逃至鄰人李張氏家躲避李補亦卽出外起
更後李月娃回家葉氏亦卽回家向伊夫訴明叔
翁調姦情由李月娃因係胞叔反勸葉氏以叔翁
醉酒此係家醜不必聲張但囑其留心防備是晚
李補未回次早李月娃復赴鄰莊傭工早飯後葉
氏在院劈柴李補進院復扯葉氏胎膊許給衣物
圖姦葉氏掙扎喊嚷李補左手捏住該氏胎膊右
手拔出身佩小刀嚇逼葉氏畏懼因詭稱進窯同
睡李補釋手後葉氏乘空逃跑李補卽持刀追趕

葉氏恐其趕上殺害哭喊急跑跑至李創周場內
李補瞥見李創周等在場打夢始行折身回家李
創周同僱工李林李大城向葉氏查問葉氏哭述
前情並央李創周找回伊夫李月娃回歸李創周
前往找獲備說前情李月娃意欲躲避李創周詢
及伊妻作何安處李月娃始回向葉氏問明強姦
情事葉氏聲言被伊叔作踐不能活命李創周李
林李大城令其向李補講理李月娃聲言伊叔凶
橫不敢向惹李創周等許其偕往幫同講理李月
娃希冀對眾說明令其叔知愧隨偕葉氏先行李

創周等在後及李月娃葉氏進院向李補質問詎
李補面認強拉葉氏圖姦並聲言你們敢要怎樣
李月娃說其糊塗李補卽拔刀撲扎聲言將你夫
妻二人都要殺死李月娃拾斧回格適傷李補右
胎膊李大城因李補蔑倫逞凶旁觀不平進院用
棍毆傷李補左額角李補格開木棍復向李月娃
撲扎李月娃用斧背抵格適傷李補右耳根倒地
移時殞命投約報州驗訊通詳提省審訊不諱查
律載姪嚴伯叔父母至死者皆斬又例載有服尊
長強姦卑幼之婦未成被本夫忿激致斃係本宗

期功卑幼罪應斬決者無論登時事後均照斬死
尊長之例夾簽聲明又例載本夫捉姦聽從加功
不應捉姦之外人係激於義忿悉照餘人律杖一
百各等語此案李月娃自應按律問擬但情節實
屬可矜臣提犯細審復與司道詳議究擬李補係
李月娃胞叔強姦姪已屬淫惡蔑倫該犯李月
娃初已忍隱不敢與較及至伊叔續又行強該犯
仍然畏懼至欲躲避因迫於衆人公論幫同前往
講理始敢前去而李補公然對衆面認強姦又持
刀向扎該犯始用斧抵格適傷致斃是情同一時

氣激致斃雖定例畢幼不得殺尊長殺則照律例
問擬而核其情節實在可矜李月娃一犯可否應
照夾簽之例奏明聲請稍從末減之處出自

聖裁至本年欽奉

上諭嗣後應奏應題之案俱應遵照刑部新定條例辦理
此案本應具題原不敢冒昧陳奏但核其形勢與
例不能盡符而情節實爲可矜人命至重臣未敢
自信再四推求不得不奏明請

旨伏乞

皇上指示施行至李大城在旁用棍幫毆成傷應照餘人

律杖一百折責發落李創周李林並未動手應毋庸議無干省釋謹

奏奉

硃批刑部議奏

嘉慶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奏爲審明佃戶行劫田主懼累致戕殺五命之凶犯按律定擬事據禮縣知縣秦瑗詳報縣民雷發榮致死盜犯夏老大等一家四命及從盜梁姓一命燒屍滅跡等情臣以案關重大隨行司飭縣押解犯証到省飭委蘭州府知府黃方督同正寧縣知縣

丁兆祺環縣知縣孫鉞審明定擬由署臬司嚴烺
招解前來臣等提犯親鞫緣雷發榮籍隸禮縣種
地度日嘉慶十四年有湖北興國州民夏孔淑攜
妻陳氏及子夏老大夏老二前赴禮縣佃地耕種
雷發榮當將祖遺公地四垧給與佃種每年租錢
六百文夏孔淑等隨在地搭蓋另招同鄉梁姓同
住本年四月初四日有成縣民康添倫康三驥子
向雷發榮告知伊堂叔康動家昨夜有賊進屋拒
捕細毆事主盜去衣服糧食認是夏老大夏老二
同不認識一人現據成縣稟報恐要查究田主等

語雷發榮慮被拖累起意前往搜贓送官究治商
之族人雷太安雷殿及康添倫康三驥子均各允
從初五日雷發榮率令雷太安雷殿康添倫康三
驥子并糾同康吉興康仁康瑞康澤等一共九人
并令雷太安雷殿攜帶麻繩自持木棍雷太安持
竹鞭捍午後齊至夏孔淑家向其盤問夏孔淑並
不承認雷發榮將其推倒用腳踢傷臉面隨喝令
雷殿康添倫康三驥子康吉興康仁康瑞將夏老
大夏老二梁姓一併用繩綑背並令雷殿將竹鞭
桿毆打夏老二梁姓追出自白麵及錢褡布袍衫褲

等項又文契七紙載有康動姓名實係康動被劫
原贓雷發榮隨令雷太安康吉興康三騙子康澤
等四人持贓先行自與雷殿康添倫康仁康瑞等
四人同拉夏老大夏老二梁姓往投鄉約夏孔淑
尾隨行走先後撞遇陳喬娃康四孟子康孟漢康
小成子鄧涿太等五人雷發榮囑令一同押送行
至青石子地方夏老大坐地叫罵時已日暮雷發
榮因投約不及隨借柳鳳國對門空屋暫住夏老
大等不肯進屋雷發榮硬扯進內將其腰繫麻繩
解下從項頸拴住懸弔樣上自用木棍毆打夏老

大拷問行劫康動家情形夏老大說出因貧無度
起意行竊伊父夏孔淑亦是知情四月初三日三
更時同弟夏老二梁姓向夏動家行竊攏門進內
聽聞事主聲喊起捕就與夏老二梁姓說明拒捕
強劫均各依從迨康動出門執木棍向外亂毆將
棍打折夏老大卽攔腰抱住夏老二用刀背毆傷
康動額角手指肩甲胎膊兩腋肋等處倒地聲喚
隨解伊腰帶背綁手腳一面點火入室搜贓康動
之妻楊氏喊叫梁姓卽拾康動所棄半截木棍在
楊氏頭上毆打禁止聲張當卽劫取口袋錢搭衣

物回家埋藏未經俵分等語雷發榮喝稱如此強盜必累田主復舉棍迭毆夏老大兩腮聲言明日送官柳鳳國與康小成子攔勸不聽畏其凶橫俱各走避時夏孔淑踵至門外恐子受罪喊稱如果送官必將雷姓全家扳作窩主雷發榮氣忿莫遏起意致死隨出門舉棍連毆夏孔淑左耳根兩下倒地斃命夏老大聽聞喊罵雷發榮復進屋舉棍迭毆又喝令雷殿康添倫康孟漢將夏老二槩姓輪流拷打夏老二哭告求饒始行住手詎夏老大傷重移時斃命雷發榮卽向衆人聲稱已經致死

二人不若將夏老二梁姓一併打死除害隨喝令
雷殿康添倫康孟漢重迭亂毆夏老二梁姓先後
斃命時夏陳氏找至門首見伊夫及子均已身死
喊叫哭罵向雷發榮撞頭拚命雷發榮恐其告官
起意致死滅口卽用棍毆打該氏胸膛鼻梁二下
夏陳氏亦卽斃命復起意燒屍滅迹將各屍身卸
下令雷殿康添倫康姜福子康四孟子康仁康瑞
康孟漢鄧涿太陳喬娃等一同抬至河西山溝復
令衆人搬取柳鳳國地上乾柴放火燒屍至五更
時焚化淨盡而散鄉約楊務本因雷太安等投送

贓物候至次早不見雷發榮將賊解到隨偕雷太
安等一路迎探查悉情由報經縣營勘驗獲犯解
審臣親提覆鞫反覆究詰各供前情不諱查對成

縣驗報事主康勳康楊氏傷痕及被盜情形亦相
脗合案無遁飾查律載共謀爲竊臨時行強以臨
時主意及其爲強盜者不分首從論又強盜已行
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殺一家非死罪
二人者擬斬立決臬示酌斷財產一半給被殺之
家養贍又設故殺人案內凶犯起意殘毀死屍其
聽從抬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俱照棄屍爲

從律杖一百徒三年又因格捕姦盜致死例不抵命之人因而私埋等案仍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棄藏律杖八十又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絞監候餘人杖一百又律載罪人罪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名例內載二罪俱發以重者論又例載律無正條罪應流徒以上者應折衷至當援引比附各等語此案夏老大夏老二梁姓在康動家中行竊因事主聞聲起捕夏老大臨時起意行強夏老二梁姓聽從共爲強盜毆傷康動又復綑綁入室明火搜賊實係罪犯應死查該犯雷發

榮係夏老大等田主原有應捕之責當其獲盜綁
轉搜出真賊旣稱投約送官何得私行弔拷迨聞
夏孔淑護子辱罵卽逞凶立斃其命至夏老大身
死後又喝令雷殿康添倫康孟漢將夏老二梁姓
輪流毆斃及夏陳氏尋至哭喊拚命輒復毆死絕
口并起意燒屍滅跡實屬凶憚已極惟夏老大夏
老二梁姓三名究係罪犯應死之人如將該犯雷
發榮擬以凌遲似與殺一家非死罪三四人者無
所區別查夏孔淑祇知伊子行竊並不知其臨時
行強使其尙在按律僅應擬杖今該犯毆死夏孔

淑夫婦二命既係平人又係有心欲殺自應依例
問擬雷發榮一犯除擅殺罪人暨起意毀屍滅跡
輕罪不議外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二人斬決梟示
例擬斬立決梟首示衆照例先行刺字仍酌斷財
產一半給付死者之家夏姓業已無人應行入官
其爲從之康添倫康孟漢一犯當雷發榮毆打夏
孔淑夏陳氏之時均未動手加功但聽從雷發榮
主使將夏老二梁姓迭毆致斃雖所斃乃應死罪
人係立斃二命情節凶慘亦非擅殺之餘人可比
自應酌量加等問擬康添倫康孟漢二犯應請在

於棄屍爲從杖一百徒三年罪上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均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康添倫業已病故應毋庸議康孟漢到配折責安置康姜福子在場並未傷人但所抬焚毀夏孔淑屍身係凶犯應抵之屍康姜福子一犯應照棄屍爲從杖一百徒三年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責安置康仁康瑞陳喬娃康四孟子鄧涿太在場均未傷人僅係聽從雷發榮主使所抬焚毀夏老大夏老二屍身係例不抵命之屍且係爲從所有康仁等五犯俱應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棄藏律杖

八十上爲從量減一等杖七十均擬杖七十折責
發落康瑞業已病故亦毋庸議柳鳳國康小成子
係畏懼雷發榮凶橫勸阻不及亦無幫毆贊抬屍
情事應請與相離路遠之鄉約楊務本及未在場
之雷太安康吉興康三驥子康澤均免置議雷殿
緝獲另結贓物已給原主認領凶器木棍竹鞭銷
毀夏孔淑房屋家具移查原籍有無親屬照例辦
理無干省釋全案供招咨部再查上年刑部議定
命益各案應題應奏條款摺內稱謀殺一家二命
死係父祖子孫仍令專摺具奏等語又條款內載

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應行具奏今夏孔淑等死係
一家四命內惟夏老大夏老二二人係屬死罪夏
孔淑夏陳氏夫婦二人並非死罪應照殺一家非
死罪二人之例辦理且死由謀故又係夏氏之父
母一家二命兼之本案戕殺五命情罪重大核與
尋常斬梟之案亦有不同是以專摺具奏謹

奏奉

硃批行在刑部速議具奏

那文毅公二任陝甘總督奏議卷二十四